

初恋的故事

初 戀 的 故 事

Н. Грибачев
РАССКАЗ О ПЕРВОЙ ЛЮБВИ

本篇根據蘇聯文學報譯出，其餘各篇根據
蘇聯星火雜誌、星雜誌、星火小叢書譯出。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許可證出045號)

出版者 自由出版社
地址上海四川北路 2056 號

排版者 大鵝印刷所
上海山東中路 209 號

印刷者 三星印刷廠
上海浙江北路

總 經 售

上海圖書發行公司

上海山東中路 128 號

一九五五年二月第一版第二次印刷 3001-4010

787 × 1092 1/32 K 8,774 印 張

278 P 131 千字 定價 8,700

目次

初戀的故事（格里巴喬夫）	一
連斯基抒情曲（波列伏依）	二九
北極光（安東諾夫）	五一
華麗雅（別德納）	六七
考驗（戈芙）	一〇一
個人事件（阿爾達馬茨基）	一二一
第六節車廂（明奇科夫）	一三九
靈藥（波列伏依）	一六五
老爺爺（安東諾夫）	一八七
勝利者的旗幟（利亞鮑克略奇）	二〇九
中等水平（卡里寧）	二三三

初戀的故事

厄·格里巴喬夫

河流浴在月光中閃閃發亮。游魚激起的波紋在慢慢消失。不僅在深水處，連在灌木叢的陰影處，銀色的渦卷和漣漪在打旋、散開。窪地裏，水蒸氣瀰漫得像白茫茫的暮靄，支流邊上的濕潤柳樹亮晃晃的，莎草頂上的露珠兒，像星光似的閃爍着，好像獵人們在那裏抽煙。在我們宿夜的帳篷裏，月光乍藍乍黃的像煙草的煙霧。

「真是幻鄉，」謝爾蓋透了一口氣說，「這裏難道睡得着嗎？讓誰來講一個故事好吧。」

「何必叫誰？」彼特羅認為當然地說，「讓上尉來講吧！」

「講講關於公主的，」薩什卡補充說，「被吻醒的公主的……看上尉能講點什麼出來！」

「我沒有遇到過公主，」上尉微笑了一下，「我看到過從前羅馬尼亞的王后——葉

琳娜的媽媽。行嗎？」

「不行，」薩什卡取消了王后的候選人資格，「她又老又惡毒。讓她活在美利堅王國裏吧……上尉，你曾經是一個鄉村裏的小伙子嗎？爲我們大家回憶一下！」

上尉透了一口氣，沉默着，接着又透了一口氣，深思起來，好像在凌亂的記憶之庫裏，摸索尋找着需要的東西。在這記憶之庫裏，重要的大物件跟所有的小東西雜在一起，你甚至不知道這些小東西將來還有沒有用處？

「且來談談美人吧，」他開始說，好像終於碰到了某件重要的東西，「什麼是美人呢？用古代的標準來說——鼻子長短怎樣，前額高低怎樣……你相信，一切都長得端端正正，但這不能動人。或者具體地描寫——金黃色的髮辮，天藍色的眼睛……但黃金是什麼呢？它是冷冰冰的……要是魚鉤是金的那才好，可以釣到刺魚和鱗魚！」上尉突然把話題轉到釣魚上去，「黃金在水面下發出光輝，用不到拿沙子擦，那多好……但美人呢，這是心靈，是性格。所以，當所有這些金黃色的和天藍色的東西附存在光輝的性格裏的時候，那不論你是在青春時代，不論你已年邁，你就不能自持，美人不祇輕輕地傷

害你，要把你整個的心鉤住！……

在我們的鄉村裏出現過這樣的美人。

這是在一九二六年，有一個姓赫美爾科夫的人從不遠的鄉村裏遷移到我們這裏來久住。他自己買了一座小木房和一個小菜園，但他並不從事耕種，好像完全沒有想到這件事。他縫製馬套、鞍褥、鞦韆革。他搬家的原因，也可以說是因為我們這裏鄰近市集。這個人，根據村人的了解，是個平平常常的普通人——心情溫和，頭髮微帶火紅色，身材矮小，不像莊稼人，也不像有學問的人。這種人在我們這裏，沒有人欺負，也沒有人賞識——有也好，沒有也好，反正一樣，你住着，就住着吧。他沒有妻子，她已經死了。有一個堂妹管理家務，這個堂妹是個畏畏縮縮的女人，就是在過節的日子，她也在屋前靠小花園的窗下剝向日葵子。所以如果沒有馬具匠的女兒——索尼雅的話，他們一家住在村裏是不會惹人注意的。索尼雅參加我們的環圈舞和遊樂——好像一顆火花掉在乾燥的收割後的田地上：不是在這兒燒起來，就在那兒燒起來。

大家並不是一下子看清楚了她，因為我們村裏，每三戶人家總有一個美人兒，村子

又那麼大，有三公里長呢。我記得：她第一次出現在星期日的傍晚，跟一羣姑娘們坐在木頭上。灰色的眼睛，帶一點兒粗野，她瞧着街道的神情，好像還是第一次看見呢。她的頭髮是淡色的，微微帶灰，像人們所說的，有點兒像黃昏的暗淡顏色。嘴唇肥滿而和善；她的腳敲擊木頭，好像正在聽着遠方的音樂。我們村裏的兩個搗蛋傢伙走近來，其中一個是美男子，唱歌的能手，名叫尼基塔，另一個個子矮壯，是一位掀鼻孔的鬧事漢，名叫謝尼卡，他的胸膛鼓起，嘴上老掛着一絲無緣無故的笑容。他們在索尼雅的跟前停止，打量了一下，好像在打量舖子裏的貨物，評論着：

「還不壞吧？」

「不壞。」

「無聊的時候倒可以消遣消遣，對嗎？」

「無聊的時候——沒有什麼……在平時，也當然可以！」

索尼雅的喉頭痙攣了一下，好像吞下了什麼東西，但她沉默着。謝尼卡跟尼基塔等了一會，眨了眨眼睛，走開了。當天晚上，所有的年輕人（我們的村子裏，有五十個

光景的少年和訂了婚的人）都知道：索尼雅是個普普通通的姑娘，沒有一點兒特別的地方。就是這樣——她跟姑娘們坐在一起，常常羞怯怯地合着調子唱歌，又悄悄地回家去。我不知道：還是她惦記着誰，還是她看厭了。

在降靈節或降靈節後一天，——那時村裏連青年團的支部還沒有，大家按舊習慣過節，把整條街道用樹枝裝飾起來。——在降靈節或降靈節後一天，街上聚集了大規模的環圈舞。姑娘們唱起來，老老小小圍在旁邊。大家唱着環圈舞曲，轉着圈子，接着有一個被節日的醉意所激動的手風琴手，忽然奏起俄羅斯舞曲來。我也弄不清楚：還是女伴們開玩笑地把索尼雅推了出去的呢，還是哪個年輕人拉着她的手出去的呢，索尼雅出現在圈子的中央了。她站停了一會，用由於警惕而微微顛擺的灰眼睛躊躇地望着人，向後稍退，好像準備溜入人羣中，接着她又挺直身子，完全不易察覺地移了一小步，又是二步——似乎道路本身在移動，又像在她腳下浮動……誰不知道俄羅斯舞是怎樣跳的呢？踏着急步，腳後跟揚起灰塵。但是她跳得不跟大家一樣，却按着自己的心意跳：有時屈身搖晃，像風中的小白樺樹，有時突然打旋，蹲下去又站起來，——白外衫的下襟在晒

黑的兩腿周圍散開得像一朵甘菊，帽帶的末端繞着她的淡髮的頭顱動得像淺藍色的小環。肥滿而和善的嘴唇微微張開，微微張開，嘴唇張開了，倩笑從唇齒裏露出來。玫瑰色的手帕從手裏放開來，飄旋一會兒以後掉在地上，——尼基塔把看得出奇張開着嘴巴的謝尼卡推在旁邊，奔過去拾起了手帕。她呢，一跳跳到人羣裏，跑掉了！

後來我們才知道：她的性格上的這些劇烈轉變，並不是偶然的，但當時我們什麼也不懂。走到她的小木房裏去，那個堂妹也不回答我們，她把向日葵子包在手巾裏，離開土堡走了。

那天晚上，索尼雅又跟姑娘們一起坐在木頭上。尼基塔走到她的跟前，樣子跟以前完全不同，他露着調停的微笑，和善地搖晃着村子裏最好的一綹額髮。我們了解這種微笑和行動的意義，就是說，他要搭住索尼雅的肩，晚上送着她走，他要背靠着屋前小花園站在那裏，跟她喁喁私語。在這件事上他是個能手啊！……尼基塔把手帕送還她，要求姑娘們讓一個位置，坐在她旁邊。

「要不要我送你？」尼基塔問她。

「送到哪裏？」索尼雅睜了睜眼睛。

「回家……」

「回家——我自己認識路的……」

「那你要到哪裏去？」

「回家。」

「我有一點兒不懂，」尼基塔埋怨地喃喃說。

「原來，你不懂，擠過來幹嗎，」索尼雅故意大聲對他說，「你懂了再來，告訴我，我聽着……」

尼基塔從木頭上站起來，兩手叉腰。

「唔，我能夠等待，」他高傲地對她一瞥，「你以後要叫我，喊得響一些，我聽不清楚！」

「你會聽到我的，」索尼雅回答說，「祇要我輕輕低語，你就會聽到，會跑來的！……」

尼基塔冷笑着跑開了，但他在伙伴們之間威脅着說：

「我以後看到誰跟索尼雅在一起，他就要怪人……她爬得高高——該彎下來，我們要教訓教訓她！我這樣吩咐，你們是知道我的……」

我們知道尼基塔，有誰違拗了他的意思，就不能出來遊樂：當那人坐在木頭上或站在環圈舞圈子裏的時候，他要受到紛紛的譏笑，手風琴伴奏的對句歌曲要把他當做對象，還有人在他的背後拉他的頭髮，——但是他找不到那惡作劇的人；他伴送姑娘的時候，會被橫在小徑上的細繩絆倒，出去跳舞的時候，灰塵中會飛來不知是誰投入的絆子。尼基塔自己不毆打任何人，也不託付別人去幹這件事——這是粗暴的行徑，他却喜歡用嘲弄和羞辱人的新創的報復辦法。祇有一個人能夠違拗尼基塔，這個人倒並不是他的朋友謝尼卡，却是一個初看去不惹人注意的阿廖沙。阿廖沙不能拿任何力氣來誇耀，他祇是個發育正常的十六歲的小伙子，鼻子上有稀疏的雀斑，高高的額上聳起一綹淡黃色的額髮。他身上顯著的祇有一對眼睛——灰灰的、直視的、好像不斷在詢問着什麼。不管當着任何威脅，不論在誰的面前，他從不把眼睛躲開。

但是，如果以爲任何的眼光能阻止尼基塔的話，那是可笑的。並不是因爲阿廖沙的眼光，而是尼基塔自己愛這個貌不驚人的小伙子，甚至有一點兒怕他，雖然他不能解釋這是什麼緣故。阿廖沙貪饒地讀書，他所知道的，比村裏的小伙子們總共知道的要多；十二歲的時候，他拒絕到教堂裏去，他宣稱上帝是沒有的，忍受了父親的毒打，但並不改變決定；在最後的一年半裏，不論秋天的雨雪，不論冬天的嚴寒，當積雪高到籬笆，屋壁の木頭冰得刮裂的時候，他常常艱難地走五俄里路到區裏的第一個青年團支部裏去，雖然他並不是團員，團員中他沒有朋友，更由於害羞的關係，他往往在台階上走來走去，或者站在俱樂部的門邊，聽別人講話。十四歲的時候，在黑夜的草原上，他受過一次嚴酷的考驗。人家問他：「上帝沒有的嗎？」「沒有。」「鬼也沒有的嗎？」「沒有。」「妖女沒有的嗎？還有水怪？那麼你游過河去！」八月的夜是漆黑的，深淵裏鯰魚在跳躍；好像有人用手掌拍水。對岸上白堊色的高高陡崖上，銀色的白楊在颯颯地響。這株白楊孤立在那裏，即使是最平靜的天氣裏，它也颯颯地響着。而且村裏一向有這麼一個傳說：說妖女們就在這樹上休息。必須從陡峭的河岸游入深淵，三個月以

前，阿廖沙的同年朋友就在這深淵裏淹死的……當人家提出這個考驗的時候，他的臉色發白，他邀了兩個朋友一起去，他們答應了，但是他們走到岸邊，就回轉了。這個尚未長足的小伙子就一個人在鯰魚嬉游的黑得像墨水的水裏游泳，他眼前的映在水裏的暗淡星星，像水泡一般，在他一划手之間破裂了。從白堊色的峭壁下，他得高聲叫喊，這是已經游過河的記號；喊聲是瘡啞的，好像從地底下發出來……那天夜裏他極端疲憊地入睡了，兩個同年的朋友，跟平時一樣的開着玩笑，要把他的腿用馬勒縛起來，在收穫過的田地上去打滾。尼基塔把孩子們趕開，沉思地說：

「不要打擾他！這一個頭值你們兩個人的頭——你們的頭裏，也許儘是亂七八糟的像一堆鞋楦頭……他游過河一點兒也不怕，對嗎？讓他睡到替班的時候……」

「他高傲呀，」其中一個受屈地說。

「高傲——是難得的，」尼基塔斷定說，「人又不是雄雞，爲了逞威風在籬笆上喔啼一下——就行了……爲了高傲，心裏受着痛苦呢……」

阿廖沙沒有知道這次談話，因爲人家不告訴他，但是大家少嘲弄他了，而且常常在

夜間問他關於城市、海洋、機器——關於一切他們所想到的事。尼基塔自己不大提出問

題——他躺在厚呢大衣上，用拳頭支着頭，對着火望，沉默着。黑沉沉的眼睛發着光輝，深色的額髮成圈地把影子投在青銅色的面頰上——像一個演員！……

上尉——我們的講故事的人，沉默了，好像他自己在聽別人說話。帳篷上面一隻夜鳥驚飛起來，吱的叫了一聲。小艇的馬達工人撈起油布望望船，抽起煙來——煙捲兒的火在帳篷角子裏移來移去像一隻狼的眼睛。跟我們一起沿傑斯納河旅行的兩個少年，睡着了，輕聲打鼾——對他們來說，上尉的故事簡直是「往昔」的神話，他們的生活從戰時開始，德國人逃跑以後，他們才會拾彈壳呢。

「唔？」薩什卡發出聲音。

「怎麼——唔？」

「講下去！……誰是第三個？我的意思，這裏應該有第三個人——兩個剛毅的個性衝突起來，另外一個沒有個性的人把姑娘帶走。我討厭戲劇裏的三角戀愛……」

「不要上戲院去就行了，」謝爾蓋說。

「沒有第三個人，」上尉輕聲說，「不勝遺憾，竟沒有第三個！阿廖沙把索尼雅從晚會帶走——當着衆人的面把她帶走。他知道不知道尼基塔的吩咐呢？雖然他是我的好朋友，但對於這個問題，他從來不回答，祇是盯住我的眼睛看，一句話也不說。我想他是知道的，雖然他當時沒有離開姑娘們，沒有親自聽到……索尼雅爲什麼跟不大漂亮的阿廖沙一起去呢？大概是爲了叫尼基塔更加不愉快些——瞧，我並不稀罕你的漂亮！她走了——也不知道還叫誰不愉快……

明天也是這樣，又是一次，又是每天。索尼雅變了——她變成一個最不知道疲倦的跳舞者，老唱歌和打趣。而且還有一件怪事，——所有的姑娘們全愛她，纏住她，寬恕她，還認爲大家追求她是十分自然的。要知道：姑娘們的舌頭在這些場合裏是十分毒辣的！她跟小伙子們有時和藹可親，有時遇到誰就譏刺嘲諷……索尼雅輝煌起來，燦爛起來，像月下的活水！不久以後，沒有一個從十六歲到二十歲的青年，不爭着要護送她。我也這樣企圖，——上尉帶幾分憂鬱地承認說，——她俯下身去，搔着頭髮，好像在噓氣地說：「不要……不要跟我走！」——扭轉身去了。爲什麼——不要？什麼原因——

不要跟她走？我一點兒也不懂，有一個月光景，我好像在霧裏，剛一想到她——所有東西都漂開去，變小了，眼邊祇有她的帶着玄妙笑意的眼睛。多麼惡作劇呀！……她呢——跟阿廖沙一起……他們有時連晚會也不來參加，兩個人坐在小凳上。

人家第一次告訴尼基塔，說索尼雅跟阿廖沙跑了，他低下了頭，額髮溜下來掉在鼻梁上，默默站着，接着突然安靜地問：

「怎麼樣？」

「呀，你自己吩咐過……以後怎麼辦？」

「沒有關係，」尼基塔說，「跟阿廖沙一起——沒有關係……他可以……」

過了兩個星期，有一次，阿廖沙跟索尼雅坐在小凳上，尼基塔走過去。他殷勤地招呼了，坐下抽起煙來。

「你來了？」索尼雅沒有笑容地問。

「我來了……」

「你看……」